

涵芬樓古今文鈔

呂景端
書藏

國朝文獻通考

卷一百一十五
禮考一百一十五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四十九目錄

書牘類

上書二

上禮部權侍郎書 獨孤郁

上宰相薦皇甫湜書 韋處厚

上招討宋將軍書 羅隱

上王僕射書 盧肇

上中書張舍人書 邵悅

上崔華州書 李商隱

上叔父評事論葬書 柳開

上宰相書 田錫

上相府書 范仲淹

上呂相公書 范仲淹

上范司諫書 歐陽修

上杜中丞論舉官書 歐陽修

上孔中丞書 石介

上歐陽內翰第一書 蘇洵

上歐陽內翰第四書 蘇洵

上韓舍人書 蘇洵

上富相公書 蘇洵

上韓范二招討書 劉奔

上杜相公書 曾鞏

福州上執政書 曾鞏

上田正言書 曾鞏

上歐蔡書 曾 鞏

上梅直講書 蘇 軾

上韓魏公論場務書 蘇 軾

上文侍中論權鹽書 蘇 軾

黃州上文潞公書 蘇 軾

上王兵部書 蘇 軾

上執政乞度牒賑濟因修廨宇書 蘇 軾

上呂僕射論浙西災傷書 蘇 軾

上樞密韓太尉書 蘇 轍

上邵不疑書 王 令

上林秀州書 陳師道

上曾樞密書 陳師道

上蘇公書 陳師道

上張虞部書 豐稷

上丞相曾子宣書 晁詠之

上歐陽參政書 沈括

上張丞相書 胡銓

上執政書 唐仲友

上李丞相書 朱松

上宰相書 朱熹

上傅崧卿太守書 陳橐

上龜山先生楊博士書 鄧肅

上宰執書 王炎

上宰執撥米賑濟書 王炎

上皇子第一書 眞德秀

上丞相劉忠齋書 謝枋得

涵芬樓古今文鈔卷四十九

侯官吳曾祺纂錄

書牘類

上書二

上禮部權侍郎書

獨孤郁

貞元十三年八月日。獨孤郁謹上書于舍人三兄閣下。郁以世舊遂獲謁見。敘故大賢之遇郁也。亦不以常交言之。眷意甚露。郁瑱瑱鬱堙。二年無聞。摧頽折羽而不喜者。非失意之謂。非尤人之謂。蓋將因事自罪而不喜也。借如豫章生於擁腫小木之中。樵蘇見之。亦以嗟矣。一有不嗟。則必自與擁腫者。亦不多遠也。珠璣雜於礫石之中。童子弄之。亦以驚矣。一有不驚。則必自與礫石者。亦不多遠也。鎔錐臥於鉛鈍之中。下工覩之。固亦知矣。一有不知。則必自與鉛鈍者。亦不多遠也。毛嫱後於宿瘤而行。有目者覩之。固即分矣。一有不分。則必自與宿瘤者。亦不多遠也。

也。苟與乎擁腫礫石鉞鈍宿瘤輩果殊異。則不能移凡眼所擇。況逃乎良工巧冶有識者之目哉。今禮部侍郎之目。固亦國之良工巧冶有識者之目也。於中再擇再不中。是其已爲擁腫礫石鉞鈍宿瘤矣。何止與斯不遠哉。此所以因事自罪而不喜也。或諭之曰。今子之道尙光。子之所以不振者。晦遏也。子之道豐蔀也。子且有舉天之材而隱植之。有照乘之珍而密櫝之。有切玉之利而謹撓之。有傾都之豔而深帷之。雖使離婁左執光而右拭眚。迫而索之。固亦不能知矣。子何不移植露光。披鋒示貌。使識者覩而駭之。彼之所誨。固亦郁所不能焉。己必不材也。不寶也。不利也。不姝也。且遍過於有識者之目。是自揚其短也。己必材也。必寶也。必利也。必姝也。雖小示其光鋒榦貌於一人。驚我亦已多矣。所不驚者。是予四事果不足異於族凡也。郁病直拙。獨大賢於郁分殊。尙不能以亟。況悠悠者歟。郁常行乎時輩之間。多酌其言語善者鄙者。自減盈消息其旨。稍有可驚。不敢不於許言者言之。今之後學者。或歎曰。吁。後來惡乎所歸哉。此且非宜長者所當聞也。亦非宜

長者所不當聞也。今朝廷先達病在不能公也。或能公而不能爲力也。覽其文。則贊美稱嗟無不至也。其閒善惡輕重進退。則心以別矣。此其所以爲不能公也。鮮有知其必善而風鼓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此其所以爲能公而不能爲力也。致使遑遑之倫。其下才者。亦曰。今夫在位者。其無公歟。其無心歟。有一善未嘗肯稱也。意曰。非我事也。又慮與之談者。不與我符契也。是使諸子竊竊然自以無聞爲不辱。遂相與擇捷趨邪。紛屯於主司之跡。親者苟能致譽。則不詰其所以致譽者之賢不肖。而曹趨之矣。此實今之躁進苟得之風也。在朝廷大賢主而名之。驅而正之。於其善者扶之持之。有善而未具者。決之導之。使四方學士知嚮方焉。何如。其曰。非我事也。若使一人曰。非我事也。十人曰。非我事也。舉朝廷皆曰。非我事也。苟非我事。則無所不非我事。無所不非我事。則天地之間。無乃已寂寥乎。昔孔子飭詩書禮樂。以化齊弟子。而至天下。使孔子亦曰。非我事也。則今者安盡聞夫七十子之賢。詩書禮樂之盛。七十子亦曰。非我事也。又孰爲播孔子之聖如此其大乎。

今文亦如是。朝廷先達亦如是。後之達者亦如是。若不相播。則人文禮義。知己復往之道。不幾乎息矣。郁不肖。辱承大賢之心深矣。非又敢以假喻自薦也。意欲以大賢擇衆賢。如七十子之徒。亦方孔子於大賢也。何如。

上宰相薦皇甫湜書

韋處厚

相公閣下。伏以燕國張公說。登翊聖明。底甯泰階。推心旁求。虛己下納。房太尉由布衣振起於門下。張曲江自蓬戶發揮於嶺底。而繼播休名。襲佩相印。克懋勳德。不忝揄揚。後之朝望。因以興勸。不多二公而推燕國者。以雜居羣倫。齊齒下輩。崇構棟榦。則杪忽方輕。琢飾珪璋。則蒙昧未耀。器用既光。持之於耳目之前。垂後而先配。名節兼大。用之於身世之後。希古而絕倫。夫豈推策考步之爲乎。藏往知來之兆乎。蓋合以尺牘片言。申以考跡定貌。靈異。五行之鍾粹也。文章。心靈之造形也。著誠居業。本隱以之顯。觀心擇術。自麤以之微。以是而求。則坐決萬方之內。立斷百代之下。其術既定。其道甚明。竊見前進士皇甫湜。年三十二。學窮古訓。詞秀

人文脫落章句。簡斥枝葉。游百氏而旁覽。折之以歸正。囊六義以疾馳。諷之以合雅。苟堅其持操。不恐於囂囂之訕。修其踐立。不誘於藉藉之譽。孟軻黜楊墨之心。揚雄尊孔顏之志。形乎既立。果於將然。至於用心合論。操毫注簡。排百氏之雜說。判九流之紛蕩。摘其舛駁。趨于夷途。徵會理軸。遣訓詞波。無不蹈正超常。曲暢精旨。置之石渠。必有劉向之刊正羣言。列之東觀。必有孟堅之勒成漢史。施之奏議。必有賈誼之兼對諸生。天既委明于斯。人苟回險其道。未得按輪而驅。則必混翼于天池。食精於沆瀣。秉繒繳者從而道之。固无及矣。儻得遊門下。信其才能。相公得徇公之名。有撫奇之實。後進幸甚。舍人。驂御賤役也。猶能達掃門之事。禰衡。雕蟲薄技也。猶能遇非常之薦。今某辱奉恩顧。實百於舍人之儔。皇甫湜蘊積才志。固百於正平之量。處厚百舍人之勢。不能達百正平之心。方竊恃私於門館。明者觀之。其恥非一也。懼愚瞽不盡。謹繕其書論賦合八首。用卜可否。輕瀆嚴威。下情不任。戰懼之至。

上招討宋將軍書

羅隱

朝廷以簡陵九年彭虺肆螫。而東南一臂。爲之枯耗。其後吳卒以狼山叛。則東西浙之筋力殆矣。自爾天子不忍重困百姓。由是官朱實爵。諸葛爽秩安文祐。皆自盜而昇朝序也。所以不幸者。江南水鍾陵火。沿淮饑汴滑以東。螟故無賴輩一食之不飽。一衣之不覆。則磨寸鐵。挺白棒。以望朝廷姑息。而王仙芝尙君長等。凌突我廬壽。燔剝我梁宋。天子以蠅蝨痛痒。不足搔爬。因處分十二州。取將軍爲節度。非方鎮之無帥。非朝廷之乏人。蓋以將軍跳出隴右。不二十餘年。三擁節旄。謂將軍必能知恩用命耳。今聞羣盜已拔睢陽二城。大梁亦板築自固。彼之望將軍。其猶沸之待沃。壓之待起也。而將軍朱輪大旆。優游東道。抑不知朝廷以八十三州。奉將軍侍衛者乎。抑將俾將軍旦夕翦此草寇也。昔韓之醫良而性嗇。故爲人治。未嘗剔去根源。所以延其疾而養其財也。後有商於韓者。以疽見醫。醫且欲大其疽而沽其直。因以藥稔之。而疽潰商斃。商之家訴於韓。韓侯屍其族而籍其有無。

且二賊齧壽春。陷潁上。刷亳社。掠合肥。經營於梁宋。其爲老者殺而少者傷。驅人之婦女。輦人之財貨。將軍固知之矣。自將軍受命。迄今三月。關東之慘毒不解。殺傷驅輦之不已。乃將軍爲之。非君長仙芝所爲也。文皇帝時。衛公靖。大帝時。鄭仁泰。薛仁貴。或戢斂不謹。或伺候錙重。當時憲司。悉繩以法。今將軍勲業。不若衛公靖之多也。出師非鄭薛之敵也。而橫擁仕伍。鞭撻餽運。以愚度之。將軍之行。酷於君長仙芝之行也。甚爲將軍憂。前者天子慮將軍以愛子之念。復授禁秩。俾在軍前。則朝廷寵待將軍。倚望將軍也。俱不淺矣。苟將軍戮力以除暴。推誠以報國。今其時也。無使躡韓之醫。

上王僕射書 盧肇

天不自明。垂之以日月。聖人不自理。付之以公卿。日月所以成天之文者。無私照故也。公卿所以成人之文者。無私心故也。爲天之明。行帝之德。是公卿與日月同體者也。然日月未嘗私。晝夜以序。明晦以時。人生而戴之。固無驚爆耳目。延頸企

踵而望之也。及碩人重德。恢宏綱於將絕。時人莫不拭眚假聽。徯其聲明矣。如是則又雖與日月同體。與人望之心過之也。伏以文物之勢。業乎將頽。聖上一旦惕然。思高祖太宗經天緯地之勤。基美於千萬世。其術祇在乎人文之中。人文之中。則不踰擇士之賢否也。故度天下之德。莫重於僕射。計天下之學。莫深於僕射。觀天下文章。莫富於僕射。兼是三美。然後詢於廟堂之上。使諮於僕射。俯而莅之。其實不啻若移泰山之重以鎮之也。夫如是。則預於貢士者。何敢造次而進哉。某本孤賤。生江湖間。自知書已來。竊有微尚。窺輿索幽。久而不疲。垂二十年。以窮苦自勵。伏念當太平之辰。不預兵役農商之伍。得盡其志。則將欲發其身。大其家。盡心於明時。以竟其歲也。乃志望士林之中。及來輦下。再試皆黜。觀望於時而揆於事。至於得之者未必盡賢。失之者未必盡愚。意謂隨天下貢士。且進且退。可以無咎。今乃不意遇聖君賢相。以僕射爲日月。照臨多士。莫不屏氣懾息。人之自咎。若抱罪戾。其在王門公族。少讀文學。尙爲憂惕。敢僕射之德。振于文機。其必得天下苦

心之人而進之。然後優游盛明。爲皋爲伊。以茂生植者也。不然。豈至於是。逾二十載。復匡之乎。是知天啟德於僕射。在此時也。某於此時。若不得循牆以窺。則是終身無竊望之分也。敢布愚拙。伏惟特以文之光明而俯燭之。幸甚幸甚。并獻拙賦一首。塵冒尊嚴。無任慙慙之至。

上中書張舍人書 邵 悅

某白。一昨猥辱面奉。徵及玫瑰。弊廬所有。敢不供上。輒獻數本。惟恕其非多。此物嘗開花明媚。可置之近砌。芳香滿庭。雖萱草忘憂。合歡蠲忿。無以尙也。夫花卉以明媚芳香之故。閣下不憚煩以採掇。則士之有才有藝者。必將盡力而搜求。人人相賀。皆有望於明公矣。某猶慮花卉移植之際。或有天闕其生。詢樹藝之叟。求長養之術。叟曰。以吾鄙見。先務及時。第能當春徙之。度地居之。順其陰陽。遂其成性。根莖未固。擁之以沃土。枝葉未茂。漑之以寒泉。則扶疎鬱映。紅芳可得而翫矣。觀叟所爲。其理信然。然誠以擁腫之姿。願附於玫瑰之末。擁土漑泉。非明公而誰。良

時在茲。無或遐棄。不宣。某頓首。

上崔華州書

李商隱

中丞閣下。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誦經書。七年弄筆硯。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爲文必有師法。常悵悵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耶。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爲文。不愛攘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凡爲進士者五年。始爲故賈相國所憎。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爲今崔宣州所不取。居五年閒。未曾衣袖文章。謁人求知。必待其恐不得識其面。恐不得讀其書。然後乃出。嗚呼。愚之道可謂強矣。可謂窮矣。甯濟其魂魄。安養其氣志。成其強。拂其窮。惟閣下可望。輒盡以舊所爲。發露左右。恐其意猶未宣洩。故復有是說。某再拜。

上叔父評事論葬書

柳開

謹奉所見懇懇之誠。以言葬事。開觀古之人動作。必有所謀。去短卽長。圖其是而